# 朱佑樘听着王鳌的哭泣声，为何不为所动？

来源：网络收集 更新时间：2024-02-20

*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朱佑樘的故事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朱载墨听了弘治皇帝的话，便不吭声了。 王鳌乃是帝师，而朱载墨是陛下的孙子，这中间，哪怕是有皇族和臣子的鸿沟，作为皇孙，当面质疑*

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朱佑樘的故事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

朱载墨听了弘治皇帝的话，便不吭声了。 王鳌乃是帝师，而朱载墨是陛下的孙子，这中间，哪怕是有皇族和臣子的鸿沟，作为皇孙，当面质疑王鳌，也是不应当的。 方正卿忙是握紧朱载墨的小手，似是安慰。 朱载墨倒是心平气和。 弘治皇帝叹了口气，站了起来。 他徐徐在金銮上踱了几步，却突轻轻将手搭在方正卿的头上，摸了摸：“朕登极以来，以为天底下，再没有比紫禁城，更是巍峨壮观，令人舒适了。直到朕住进了这里。” 他顿了又顿：“太祖高皇帝的祖法，朕在年幼时，一字一句的读过，心里忍不住佩服高皇帝，高皇帝真是高山仰止，让人无法直视，后世子孙，俱都要仰仗他的马上之功，以及订立的成法，才可以安天下。直到当今天下，户籍政策开始败坏，隐户日多。”

“今时……不同往日了啊。”弘治皇帝发出了一声叹息：“当今之天下，非太祖高皇帝时的天下，可为何，所行的，还是旧日之法呢?朕并不比太祖高皇帝圣明，却深知，天下现在弊病丛生，王师傅方才所言，朕都听到了，可是王师傅……朕今日不除旧革新，难道要让后世的子孙后代们来吗?” “一代人，有一代人要做的事。今日朕求革新，明日，或许朕今日的革新，也成了旧法，朕的子孙们，也非要变不可。世上没有恒古不变之法，这是人之常理。” 他回头，目光笃定，凝视着王鳌：“所以无论如何，朕也要试一试，不试怎么知道，不能成功呢?王师傅和诸卿，显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，甚至会担心，会害怕，害怕朕一意孤行，而触怒天下，这有何不可呢?” 弘治皇帝坐定：“今不除旧弊，朕的儿孙，就要担此重负;那么，就让朕来吧!”

他敲了敲案牍：“朕意已决!” 王鳌和刑部尚书文涛心沉到谷底。 王鳌只好拜倒：“臣万死，只是……现今……” 弘治皇帝镇定自若道：“萧敬，已去了定兴县!” 王鳌打了个寒颤。 萧敬，不只是一个伴伴这样简单，他还是东厂的厂公，陛下的言外之意，还不明白吗?这即是说，厂卫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任何人违背了天子的意志，一旦动乱，立即弹压! 只恐……要酿成血光之祸了。 王鳌不禁道：“陛下，倘若……倘若天下因此而怨声载道呢?” 弘治皇帝肃容：“英国公、魏国公、平西侯、黔国公、定国公等，已巡诸营!” 王鳌打了个寒颤。 这是吃了秤砣铁了心。 那文涛脸色更是苍白如纸，忍不住垂泪：“陛下可想过，身后之名?” 弘治皇帝想了想：“朕在做对的事。” 殿中陷入了尴尬之中。 王鳌和文涛对视一眼，他们已知，陛下的心思了。 不惜一切代价。

王鳌皱眉：“哪怕是变法，可天下人都认为，欧阳志在定兴县，图利西山钱庄，引发了百姓的愤恨，变法是好的，祖宗之法，也未尝不可以变，可借着变法之名，倒行逆施……” 方继藩一听，要原地爆炸了。 本来他一直都在旁观者。 他不喜欢成为主角，虽然自己很英俊潇洒，且具备了所有主角一般无以伦比的人格魅力，兼具了智慧和高瞻远瞩。 可做主角，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所以，他一直在旁观。 可你居然侮辱我的门生…… 方继藩振振有词道：“什么叫图利，一个借贷，一个放款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的事。” 王鳌心里有些寒，他不认同天子，可对天子，还是有感情的，所以只要陛下决心孤注一掷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陛下一条道走到黑。

可一听方继藩的话，气炸了：“府县之中，有官道即已足够，修路，对百姓而言，便是沉重的负担，想一想这天底下，还有多少人缺衣少食，又有多少百姓，饥寒交迫，可官府却将这么多的钱粮，浪费在这上头，方都尉，你还有良心吗。到时，百姓们怨声载道，势必不满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 方继藩道：“没修路的时候，也不曾见百姓能吃饱喝足!” “你……强词夺理!” “你才强词夺理，你口生疮!” “……”王鳌怒极，好哪，骂人了你，可一听这声音，不对劲，循着声音看去，却是方正卿鼓着眼看着自己。 “你，你们……” 合着他们父子两个人跑来骂人哪，偏偏王鳌是吏部天官，是有脸的人，难道抓着一个孩子骂一顿。他想要跺脚…… 方正卿气咻咻的道：“你骂我爹，我打死你!” 低头要去寻点什么趁手的东西…… “……” 方继藩倍感欣慰，男儿，就该有血性啊，今日见儿子如此，血性的一面算是毕露无疑，像我。 “哼!”

王鳌冷哼一声，却是无计可施，他便道：“陛下，老臣身体，有所不适，恳请陛下恩准，容老臣告退，将养几日……” 刘健一听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王公这是气坏了吧，这时候，朝廷还需稳定才好，王鳌是个有分量的人……他忙道：“王公息怒。” 王鳌突然眼睛红了：“老臣哪有有什么怨言，只是担心陛下啊，担心的是，一旦放手厂卫，大加杀戮，却只因为修路而起，图利的不过是钱庄……陛下没有从中得利，却要背负昏聩的骂名，这……值得嘛……” 弘治皇帝心里一沉，一见王鳌滔滔大哭，脸色缓和下来。 只是此时，却断不能退让，他起身，拂袖道：“王师傅若是身体有疾，就先休息几日吧，朕的两个孙儿来了，朕要带他们前去见太皇太后……” 说着，一左一右，拉着二人，下了金銮，便要起驾。 众人见陛下震怒，纷纷拜倒：“臣等死罪。”

弘治皇帝却绷着脸，耳边，依旧听着王鳌的哭泣声，却不为所动。 两个孩子一左一右，握着他们的小手，给了弘治皇帝信心。 那么是背负骂名，这个骂名，与其让皇孙来背负，不如，朕一体承担…… 他已行至殿口，门口的车马，已是预备好了。 却在此时，一个宦官匆匆而来：“陛下，萧公公，回来了。” 弘治皇帝一愣。 果然，看到那萧敬气喘吁吁的朝这边跑来。 殿中，众臣灰心冷意，哪怕是刘健，也为接下来即将发生的杀戮，而心里沉甸甸的。 一听萧敬来。 众人心里都是咯噔了一下。 等他们随之出殿，萧敬却已到了圣驾面前，拜倒：“奴婢见过陛下。” 其实萧敬是一路坐车来的，车里很舒服，倒也不累，可他故意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就是深谙陛下的心理，这样才显得，自己劳苦功高。 弘治皇帝低头，看了萧敬一眼。 王鳌在后，凛然道：“萧公公，定兴县发生了什么事?” 他身躯颤抖，似乎等着这噩耗传来。

萧敬见君臣们一个个脸色铁青，忙道：“发生什么事?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!” “……” 弘治皇帝目光一闪，面上露出不可置信。 王鳌冷笑：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?还是有事发生，你萧敬欺君罔上!” 王鳌素来刚烈，这也是为何，他任吏部天官的原因。 萧敬立即道：“陛下，王公冤枉奴婢啊，奴婢亲自去了定兴县，哪里敢欺君罔上，那定兴县，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!” 王鳌一脸错愕。 弘治皇帝也震惊起来：“难道是北镇抚司，报错了?” 你们不是说，定兴县要出事了吗?不也是你们厂卫的人说，士绅和不少有功名的读书人暗中勾结一起，会有大事要发生吗? “这没有错。”萧敬点头。 见萧敬承认，所有人，更加的不解了。 既然没有报错，为何没有事发生。 “奴婢到了定兴县之后，确实查到了不少的蛛丝马迹，有不少的士绅已安排妥善了，他们鼓动了数千人，就等今日大清早的……围了县衙，奴婢为了防范于未然，早调拨了无数的人手，随时戒备。”

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